

有八年歷史的

光華書局郵購部爲

全國讀書家服務

「光華書局郵購部」係專爲內地各文化團體之忠實服務者，對於全國讀書家尤願竭盡棉力。因讀書家具宣揚文化之偉大使命者也。已有八年光榮歷史之「光華書局郵購部」，歷來均蒙各界信賴紛函採購，至爲感幸，茲將敝部特點略述如下：

(一) 除專售本局書籍外，尙代辦全國各書局出版之任何書籍。

(二) 接得購書函後，于三小時內即將各書完全辦妥、原班寄奉，迅速爲各家所不及。

(三) 發單清楚，隨書籍同時寄奉，包扎堅固異常，毫無疏失之虞。

(四) 如蒙附詢他事均代爲詳查，竭誠作覆。

(五) 隨時將文壇消息出版消息等奉告。

全國讀書家採辦各書，請委託「光華書局郵購部」辦理，既可便利手續，又可節省寄費。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光華書局郵購部

戲 劇
講 座

戲劇藝術論

Edward Gordon Craig 作

馬彥祥 譯

第二部對話

——觀客和舞台監督的談話——

觀客 久違，久違！可喜又相見了。你一向在什麼地方？

舞台監督 在外國。

觀客 這些日子你做了些什麼事？

舞台監督 打獵。

觀客 這麼說，你改做運動家了？

舞台監督 是的；打獵可以使人身體康健。可以鍛鍊筋肉。我再工作的時候，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些了。

觀客 詳細地告訴我，你在什麼地方打獵，打到了什麼東西。

舞台監督 我什麼也沒有打到，因為我要打的東西并不是像豕兔野兔的可以捉到的，并且他比狐狸還要狡猾得多。再說，打法也并不是用射殺；所須越過的一重困難，是怎樣去捉住野獸，只要你尋着了牠以後，就一點危險也沒有；我獵逐的是寓言中的怪物。

觀客 是那個呢？是「噴火獸」？（The Chimera譯者按：係希臘神話中一種獅頭羊身龍尾的怪物。）是「九頭怪」？（The Hydra，亦希臘神話中的怪物）還是半馬半鷲的怪物（The Hippogriff）呢？

舞台監督 可以說是兼而有之。他們都只是一個荒誕的怪物的組合之一部，這怪物的名字就是「西雅透立克爾」（Theatrical 意即「劇場的」），我已經找着這怪物的許

多洞穴，而且把他征服了。

觀客 你損害他沒有？

舞台監督 是——我和他做了朋友。

觀客 爲了完成這麼一點襯戲，你就有去外國的必要嗎？

舞台監督 自然，因爲只有到外國去，我才能發覺這可憐的東西的弱點。在英國，他的叫吼真使我有點害怕，尤其是他的洞穴的傳聞和骸骨的結集，更可怕之至。但到了外國，我就能小心地獵逐，第一天看到他跳舞，又一天看到他模倣我，第三天他就請我到他的洞穴裏去。

自然我是接受了他的邀請而發生了關係。現在只要我願意，我就可以帶他來。——不過這可憐的傢伙決不會原宥我，而我也不能原宥我自己。

觀客 我不懂你說的什麼，但我想你的話總該是對的。若是你不假裝打獵在歐洲漫游，而留在國內排演幾齣戲劇，一定使我更爲高興些。

舞台監督 可是幾年來你爲什麼不這樣說呢？若是你會少微表示你願意我留在國內的願望，我是再也不會夢想到外國去的。『一個人總得生活』。像你在泰晤士報寫的劇評裏對檢查委員會說的一樣，人是不能僅僅生存於別人的戰禍中間的；因此我就去游獵，而自此以後，從不曾有一天幻滅過。

觀客 可是我以前却從不曾這樣幻滅過。

舞台監督 爲什麼，你是怎麼的一回事？

觀客 我恨劇場。

舞台監督 啊，你太過分了；你一向是歡喜劇場的。我記得你會問過我種種關於戲劇藝術的問題，我們老沒有把話談完。

觀客 現在我可恨牠了——現在我從不到劇場裏去，那報告，說明，預告，和評論，都使我覺得好笑。

舞台監督 爲什麼？

觀客 我正想知道爲什麼。

舞台監督 哦，你要我做你的醫生。你在餓想劇場，而你又不能把這樣的劇場吞下去；於是你希望救治一下。呵，我不能救治你，因爲我不能在一天裏或在你生存的期間內把劇場變更，不過若是你想知道你的舊日的愛人劇場有一天會變成什麼樣子，我却可以告訴你。

觀客 好久以前你告訴過我了，可是這只能使我更加地不滿意。

舞台監督 但願如此；不過只要你有耐心，我相信我能再做一些別的事情。

觀客 可是不要對我說什麼藝術，或是什麼藝術之宮，再或是說動作，佈景，聲響，這三個錯綜的部分是如何地組織，這一切對於我是比你的「噴火獸」「半馬半鯨的怪物」之對於你還要難堪的；這一切是這樣的麻煩，太麻煩，簡直辦不到。到我六千歲的時候，牠也不會成功，我一定得改變我的信仰和習慣——所以切勿再對我說那些，我求你。

職台監督 就是。那些討厭的事情，我一個字也不說——除非你允許我說的時候。

觀客 現在我覺得好些了。我不知是什麼緣故，但是我一見到你，就有一種恐怖侵襲我；我的牙齒打戰，我的眼睛發脹，我的希望消失。『他又要講起嗎？』我想：『他又要對我說將來的劇場的藝術嗎？』

你知道，這并不是我完全不相信你說的話；使我喪氣的是看着你這樣安靜地說。我是極願幫助你實現你的夢想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着手，你似乎很相信，你一把你的理想告訴我，好像牠就已經實現了——你不給別人做點什麼事情。

舞臺監督 這并不是我的本意。

觀客 也許不是，可是這却是你留給我的印象。

舞台監督 那我只有向你道歉，現在我已經答應不觸到戲劇藝術問題了，我想用戲院裏的事情來引起你的興趣。今晚你去買兩張音樂喜劇的池座票來。

觀客 我已經兩年不進劇場了，就是因為上次和你的談話，現在你却又要我到歡樂戲院去了。

舞台監督 是的，就是那裏。歡樂戲院，兩個池座，第三排，靠排頭兒的地方。

現在我說——不要插嘴，讓我說完。

前兩年我對你說了些大人物的工作；我們談了劇場，我的提議把你搖動。我對你說的太多了。此後我說得更多。這一切使你不開心。現在我要說，簡直少到不可再少。你當不會再抱怨我了。上次我對你說時，我是作爲一個藝術家，而藝術家是和航空家有一樣的手段的——他們都會飛。現在呢，我已經腳踏實地，我用普通的舞台監督的身分向你說，他是屬於藝術家方面者少，而屬於經理人方面者多；總之，那怕有使一個好朋友惱怒的危險，我還是要對你實際地講的。

你愛劇場。從你的兩年不到裏面去，證明出來。你有一個理想，可是在劇劇裏找不出他的實現。這理想的實現，是需要藝術家的，在劇場裏卻一個也沒有。

你仍然是愛劇場的，你應該轉一個理由充足的念頭，使你再到那裏去，現在我就是來給你一個理由。劇場是需要你的。

觀客 也許：但是我對這個已經沒有興趣了。我說不出什麼理由，從前那些能使我愉快的，現在我都不能不討厭。

舞台監督 舉得出例嗎？

觀客 好，若是我說關心戲院的演員太做作，他就覺得被得罪了；若是我說愛慕心戲院的表演平庸，我就得罪了排演人，他是我在私人方面相熟的。并且，無論我是怎樣抗議，演員和排演總不改變他們的方針。我既不能像以前一樣地僅僅喝采，又不能像對你一樣地抗議，因為如此 就如方才所說，完全沒有興趣了。

舞台監督 只要你的不滿意的原因可以消除，你的興趣是可以復活的吧？

觀客 自然。

舞台監督 那麼告訴我，你對什麼不滿意？我既不是演員，又不是排演人。

觀客 不能；若是我要把一切完全表示出來，我覺得好像把以前所愛的一切都賣了似的。

舞台監督 啊！那麼是你改變了而并不是舞台。

觀客 也許，也許。

舞台監督 你已經把你對於美的意念展開了。於是我看出你是一個理想的觀客在我面前——你已經成爲一個好多年來，倫敦就想養成的觀衆，可是不是？

觀客 不，不是這樣；并不能這樣理想；不過你許是對的，我已有了開展。戲劇和演員是不能在兩年內有多大的變動的，而一個人的觀念則可以完全轉變。

舞台監督 所以現在舞台上的一切事情的對於你，正如世界的人之對於哈孟雷特（Hamlet），都見得疲憊，陳腐，平板，無用一樣。但是，該實際一點，我求你。對一切事件感受一點。你承認舞台並沒有變，只是你自己經歷了一場改變。好！你不妨再經歷一次。我并不是說要你改變回去，不過是改變向前。

觀客 把你的意思說給我聽聽。

舞台監督 你以前是從兩個立足點去觀察劇場的：現在升上到第三個更好的一個立足點，看看看出了些什麼。

觀客 這可以引起我的興趣。

舞台監督 那麼，聽我說。現在你對於劇場的興趣是屬於一個小範圍的，有點像每一個英國人對於他的政府的興趣。你的地位，正像一個不歡喜他的現政府的人罷了。一個劇場，正如一個議院，是由許多各黨各派的人所集成的。這組織裏同樣地有保守黨，自由黨，進步黨，急進黨，社會黨，工黨，以及女子參政黨的存
在。

這些黨派，都自己看得很重，但這並沒有關係。在一切黨派之上，有帝國派——我們，多少，可以用這名詞叫他，理想派。一個帝國派者，就是一個理想者。你從前是屬於劇場的某一黨的。假定說，是保守黨，你對於保守黨的政見也

沒有怎樣想過，只是你自認爲保守黨罷了，不久你卻對你的領袖的政見厭倦了。自然你又不願意改換旗幟，於是你就淪陷于沮喪之中，不知道怎樣辦好。

觀客 唔，我總不能投入反對黨裏面去吧，是不是？

舞台監督 自然不能。你不會很名譽地成爲別黨的黨員。你也不能再找第二次的幻滅。不過你若變成一個帝國派卻是毫無關係的。記着，我用這個字是當作最高的理想的，雖然我還不會想到什麼很好的名詞用在你身上；你可願意接受（因爲希望較好的緣故）我這應用在由許多能夠容忍各別的相對的意見的人所組成的世界黨，兄弟派上所能用的最好的名稱嗎？

觀客 好，我就是一個帝國派。我該怎樣辦呢？

舞台監督 好朋友，你又恢復你的康健了。你變得積極地有興趣了。我們還是立刻去看一看歡樂戲院的坐位吧。

觀客 不，等等，談下去。告訴我怎樣做一個帝國派。

舞台監督 噢，你該買一張御覽戲院的第十二夜(Twelfth Night)的池座票，一張伊利莎白劇團的競技者沙生(Samson Agonistes)的廊座票，一張哲姆士戲院的坪那羅的近作的樓座票，並且到宮庭戲院弄一個樂座看一看。約翰保爾的另一島(John Bull's Other Island)。今晚到歡樂，明晚到聖保羅去聽巴赫勃情(Passion)的樂劇，再次一晚到帝國去，那天下午還可在奧克福街看一看電影。你既不能不到附廓去看一看我們的最偉大的女優鮑茜雅(Portia)，也不能不去看大英國莎士比亞協會的表演。這一切，你可以十個晚間做完全，而在白天，如果你有時閒的話，可以去聽一次瓊斯(Henry Arther Jones)先生的戲劇演講，去參加一次若是邀請你的演員會議，及看一次拙利街的戲劇表演。總之，看過從最壞的到最好的一切；把這工作的各方面都看一看，我担保你會又喜歡起劇場來。

觀客 再會吧。我知道你不能幫助我了。我知道你一定是告訴我這一切。嗨，夥計，兩年前我已經這樣幹過了。

舞台監督 你的情況真壞。

觀客 是的，但是你不明白是什麼緣故嗎？幾年前，你把一個戲院怎樣將成藝術之宮等等的幻景告訴了我；這一方面如何，另一方面的近代劇場又如何，這一切在我都覺得是深海與魔窟。現在我一邊也不歡喜，所以兩面都避却了。

舞台監督 到外國去。我可以指示你一個俄國北部的劇場，那劇場會使你迷戀的。觀客 你為什麼這樣想？

舞台監督 因為他既不是一個宮，也沒有我那單目上的足以使你恐怖的一切，牠是全歐的佈置得最好的劇場。這是劇場中所能達的系統的改革的最好的模範。

劇本，演員，女演員，經理，布景，腳光，炭精燈，歌劇鏡，寫實主義，那裏的這一切，也正如一切別的戲劇場裏的一樣，但有一樣不同——就是在各項的應用上超過了其他一切戲院。

就可能的說，劇場有兩種——自然的與人工的。歐洲的劇場是人工的，北方的

這劇場也是人工的，因為他也和巴黎的歌劇院，倫敦的御覽劇場一樣地應用那些人工的材料。不同只有用法上，此外，他們的管理也是和歐洲的其他劇場不同的。管理者自然也是和英國的一樣的人，可果結果却不相同，因為那些人記得一些我們的管理人從來沒有知道過的事情。

觀客 不要老對我說這劇場的空泛概念，告訴我一點牠的方法上的詳情吧。

舞台監督 好的。這劇場在舞台工作及管理方法上都比其他舞台好些。

觀客 舞台工作有什麼不同呢？你不是說他們并不是用的和其他劇場不同的材料嗎。

舞台監督 不，沒有不同。他們也用塗了油彩的演員，也用釘在木框上的畫在畫布上的布景，也用腳光和別種人工的光，也用無韻詩，留聲機以及其餘的一切；不過他們把這一切應用得很有味。

觀客 就沒有別的歐洲劇場能弄到這樣的嗎？

舞台監督 歐洲的別個劇場只會把這些奇異的人工材料，作成偶然的研究，因之他們不能表示出什麼特點，畫布和彩繪，僅僅只能以畫布與彩繪的形式出現，而這些東西本身，本是沒有趣味的。

觀客 那麼竟沒有別的劇場能把這些材料應用得有味道的嗎？

舞台監督 沒有。

觀客 我想俄國劇場裏的人員的所以能把材料應用得更加有味，是因為他們有較高的技術知識吧？

舞台監督 是的，雖然我奇怪你為什麼問這樣一個明顯的問題。你究竟是什麼意思？若是他不僅作偶然的研究而更作系統和透澈的研究，他們的技術，是無疑地會更加完美的。

觀客 但是以倫敦的主要劇場的表演作例來說吧。他們在應用這些材料上竟顯示不出一點技術嗎？